

反刍思维和核心自我评价 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

■ 郑馥兰 张雨青 冯 蓉 吴悦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4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191)

【摘要】考察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机制,对加强处于成人初显期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心理韧性理论框架,结合实证研究,本文发现,童年创伤是大学生心理韧性的风险因素之一;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多重中介作用,削弱了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负面影响;核心自我评价与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由此提升了心理韧性水平。基于以上,建议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主动性思维和积极自我评价,强化对心理韧性的认知教育和技能培训。

【关键词】心理韧性 童年创伤 反刍思维 核心自我评价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童年创伤指个体在童年时期经历的对自身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虐待与忽视,例如,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忽视和剥夺等^[1]。已有研究显示,我国18岁以下的儿童中26.6%遭受过身体虐待,19.6%遭受过精神虐待,8.7%遭受过性虐待以及26.0%的儿童被重要他人忽视^[2]。由于无力承担童年创伤经历带来的痛苦,个体可能会出现紧张、恐惧、悲伤等消极心理反应,甚至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精神障碍^[3-4]。童年期创伤经历会促使个体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消极内部工作模型(非适应性认知),是青少年内化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退缩等)和外化行为问题(如,攻击行为等)的预测因素之一^[5]。

心理韧性也称为弹性、复原力以及抗逆力等,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挫折或其他生活压力时表现出的良好适应能力^[6-7]。处于成人初显期阶段(Emerging Adulthood)的大学生面临着诸多成长的烦恼和困惑。他们在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中感受着冲突和混乱;在恋爱、学业以及职

收稿日期:2023-03-11

作者简介:郑馥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与健康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张雨青(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与健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格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与灾害心理学;

冯 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

吴悦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心理咨询与治疗。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家校协同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疏导干预机制研究”(课题编号:XXSZ2022YB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业选择的挑战中经历着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 承受着挫折与失败。良好的心理韧性是推动大学生穿越逆境和混乱的助推力, 也是他们积极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资源与成长的力量^[8]。卡普弗(Kumpfer)提出的心理韧性理论框架认为, 心理韧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9]。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越能减少童年创伤产生的不良情绪影响。调节和保护心理健康, 对个体创伤愈后有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 早期虐待或忽视是影响个体心理韧性的因素, 童年创伤经历越多, 心理韧性可能越差^[10-11]。但也有研究显示, 即使个体处于严重威胁自身发展的环境下, 仍然可以怀着健康心态, 相信有好结果产生的心理协调能力, 无论面对何种困境, 都能快速恢复^[12]。研究发现, 在探索生命经历及其影响时, 有些人能够对新观点保持开放, 从内在接纳过去的事情, 重新审视自我、他人和情境, 转化过去不良经历的影响, 主动积极寻求发展和成长^[13]。这说明童年创伤并不一定会对个体的心理韧性造成消极影响, 有些人会在创伤后越挫越勇。然而, 童年创伤经历对大学生心理韧性水平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晰, 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童年创伤经历与心理韧性的影响机制, 为增强心理韧性和提升心理素质水平提供教育启示和干预策略。

卡普弗(Kumpfer)以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 提出了兼顾因素和过程的心理韧性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是人们主动与嵌入其中的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其中近端相互作用过程是心理发展的“发展引擎”。通常人们主动与外界进行互动并建构自己的经验世界。在与压力或逆境的交互过程中, 个体对自身、他人以及环境的认知过程和内在自我因素是影响心理韧性的重要机制^[14]。

侵入性反刍(Intrusive Rumination)和主动反刍(Deliberate Rumination)是创伤后两种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式。侵入性反刍是指个体不由自主地对事件的反复思考, 具有侵入性和消极的认知, 不仅会引发痛苦, 甚至会导致个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恶化, 从而产生非建设性的结果; 而主动反刍是个体对事件有意识的反思, 关注从一个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或防止创伤事件再次发生的策略, 它强调个体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主动地思考^[15]。两种反刍方式都会对个体创伤经历后的心理变化产生影响^[16], 也可能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有研究发现, 侵入性反刍可能先于主动反刍出现, 并为个体提供主动反刍的线索, 促进主动反刍的产生^[17]。但也有研究认为, 侵入性反刍会加剧个体的消极情绪, 使个体对创伤事件产生消极认知, 从而阻碍个体的积极认知^[18]。尽管以往关于侵入性反刍与主动反刍关系的研究结果不同, 但都说明了侵入性反刍可能影响主动反刍。因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童年创伤与侵入性反刍和主动反刍具有相关性, 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 - Evaluations, CSE)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自我价值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 是由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情绪稳定性及控制点四个基本特质组成的高阶人格结构, 也是一种总体的自我评价, 影响具体领域的自我评价^[19]。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事件相关, 根据环境及其对外界信息的内化而形成或改变^[20]。研究发现, 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具有消极的认知反应风格, 倾向于反复思考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负面刺激, 具有消极的认知图式, 进而个体具有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21]。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情境交互作用中, 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积极看待环境, 认为这些环境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个体通过对环境做出积极反应维持积极的认知和情感, 感知到较少的不利信息和更多有利信息, 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 为应对困难、有效评估和转化资源优势提供了可能^[22]。一项元分析研究也发现了核心自我评价在应激过程中的作用, 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具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将应激事件解释为机会而不是威胁, 认为世界是可控的, 因此会体验到更少的压力源和焦虑情绪; 与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相比, 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较少采取回避应对和情绪抑制, 而选择更加

积极的问题应对策略^[23]。核心自我评价也被认为是能够促进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和积极适应的心理资源^[24]。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童年创伤对核心自我评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对个体的心理韧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在反刍思维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心理韧性理论框架,立足成人初显期大学生的独特性,探索反刍思维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发展过程的影响机制,并且提出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聚焦于激发与增强大学生内在心理韧性因素,提升心理韧性水平,而非局限于减少童年创伤的暴露风险或改善缺陷,为促进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干预建议,帮助大学生克服逆境、迎接挑战以及健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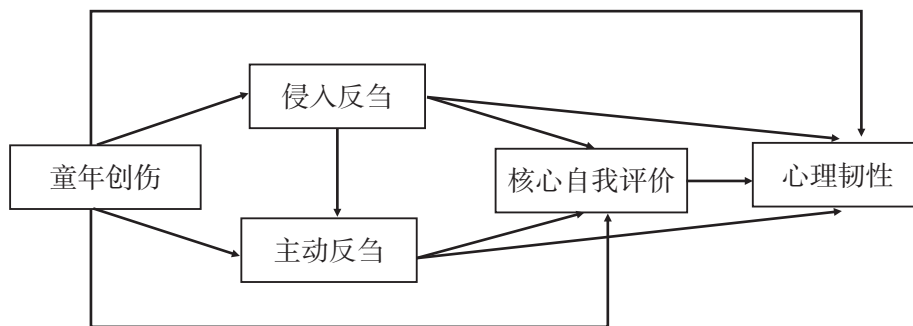


图1 童年创伤、反刍思维、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韧性关系的假设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2022年7月通过问卷星向北京、广州、四川、天津、吉林等地区的高校大学生发放1524份问卷,剔除错答测谎题、作答时长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问卷以及有明显作答规律和倾向的问卷后,得到146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6%。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21.0 ± 2.3 ,其中男生483人(32.9%),女生985人(67.1%)。

(二)研究工具

1. 童年创伤量表(CTQ)

童年创伤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由伯恩斯坦(Bernstein)等编制,赵幸福等修订^[25]。该量表包括25个临床项目和3个效度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

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由贾奇(Judge)等编制,杜建政等翻译并修订^[26]。该量表共包括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3. 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量表(ERRI)

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量表由卡恩(Cann)等编制,董超群、巩树梅和刘晓虹翻译并修订^[27]。该量表包括侵入性反刍和主动性反刍两个维度,各自包括10个条目,共20条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法,“0”表示“从来没有”,“1”表示“有时”,“2”表示“经常”,“3”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7,分量表侵入性反刍Cronbach's α 数为0.97,主动性反刍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97。

4. 心理韧性(CD-RICS)简化版量表

采用坎贝尔-西尔斯(Campbell-Sills)等修订的简化版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由肖楠等翻译^[28]。该量表共包括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0”表示“完全不同意”,“1”表示“不同意”,“2”表示“中立”,“3”表示“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把所有量表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如果只得出一个因子或者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力特别大,超过40%的界限,此时可判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反之则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29]。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未旋转前方差解释率为25.88%,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通过对童年创伤、反刍思维、核心自我评价及心理韧性进行相关分析可知:童年创伤与侵入性反刍、主动反刍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核心自我评价以及心理韧性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侵入性反刍与主动反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以及心理韧性的负相关均具有显著性;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主动反刍与核心自我评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心理韧性的相关性不显著(结果详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1.童年创伤	1				
2.侵入性反刍	0.44**	1			
3.主动反刍	0.28**	0.75**	1		
4.核心自我评价	-0.43**	-0.33**	-0.16**	1	
5.心理韧性	-0.37**	-0.18**	-0.04	0.55**	1

注:* $p < 0.05$, ** $p < 0.01$,下同。

(三)反刍思维、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本研究探讨反刍思维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首先,建立一个多重中介模型,通过路径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初步查看模型拟合结构以及回归系数显著性;其次,基于路径分析的显著性对模型进行调整;最后,采用基于非参数检验Bootstrap抽样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95% BootCI表示Bootstrap抽样计算得到的95%置信区间。如果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如果95%置信区间包括数字0,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1. 通过路径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通过路径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使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发现侵入性反刍到心理韧性的预测路径没有呈现出显著性,也即侵入性反刍对心理韧性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影响,因此排除从侵入性反刍到心理韧性的预测路径,并调整假设模型。调整后的假设模型如下页图2所示,模型中所有路径都具有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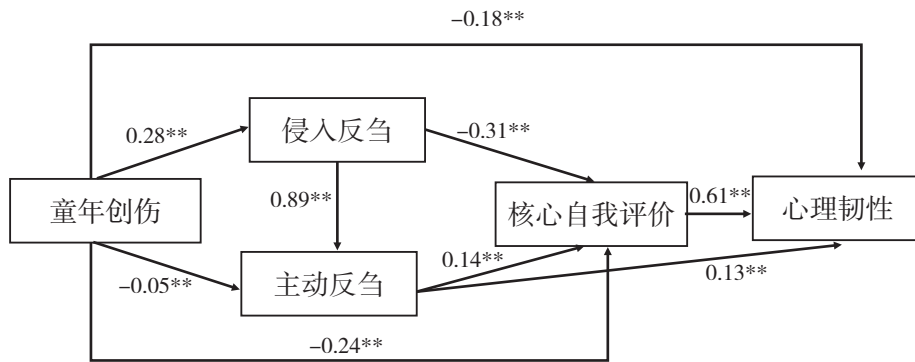


图2 童年创伤、反刍思维、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在控制性别、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留守经历以及父母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对反刍思维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童年创伤对侵入性反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主动反刍、核心自我评价以及心理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侵入性反刍对主动反刍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核心自我评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主动反刍对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变量	侵入性反刍		主动反刍		核心自我评价		心理韧性			
	t	t	t	t	t	模型1 t	模型2 t			
童年创伤	0.28**	17.45	-0.05**	-2.99	-0.24**	-12.33	-0.34**	-15.16	-0.18**	-7.83
侵入性反刍			0.89**	39.74	-0.31**	7.54			-0.03	-0.64
主动反刍					0.14**	4.18			0.13**	3.40
核心自我评价									0.61**	20.57
R ²	0.22		0.57		0.22		0.14		0.35	
F值	41.75**		176.38**		34.44**		24.23*		59.53**	

3.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非参数检验Bootstrap抽样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下页表3。结果表明,童年创伤通过侵入性反刍到心理韧性路径的95%置信区间包括0,也即侵入性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主动反刍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间接效用显著;侵入性反刍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间接效用显著;主动反刍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的间接效用显著;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间接效用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多重中介作用;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多重链式中介作用。

表3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路径	效应值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童年创伤⇒侵入性反刍⇒心理韧性	-0.010	-0.040	0.017
童年创伤⇒主动反刍⇒心理韧性	-0.006	-0.013	-0.002
童年创伤⇒核心自我评价⇒心理韧性	-0.143	-0.191	-0.130
童年创伤⇒侵入性反刍⇒主动反刍⇒心理韧性	0.031	0.017	0.054
童年创伤⇒侵入性反刍⇒核心自我评价⇒心理韧性	-0.052	-0.078	-0.042
童年创伤⇒主动反刍⇒核心自我评价⇒心理韧性	-0.004	-0.008	-0.001
童年创伤⇒侵入性反刍⇒主动反刍⇒核心自我评价⇒心理韧性	0.021	0.012	0.036

(四)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负向预测与相关思考

研究发现,童年创伤对成人初显期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童年创伤经历对于大学生心理韧性仍然是远端风险因素,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0],童年期遭遇的创伤、不良事件经历越多,成年后的大学生心理韧性越差,进而会阻碍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良好发展。因此,高校的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和干预工作要对大学生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给予一定的关注和重视,并及时提供支持、指导和鼓励,给予大学生重塑生活的力量和源泉。还需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长在专注为孩子提供优质物质条件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对孩子的情感给予和支持,这也容易使儿童时期的个体遭受情感忽视、躯体忽视等不良体验^[31]。高校教师在关注大学生早期创伤经历的同时,不能仅仅将对童年创伤的认识停留在打骂、体罚等躯体虐待上,更需要关注大学生所经历的羞辱、忽视等情感创伤。

(五)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在引入中介变量后,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负向影响有所缓解,侵入性反刍通过主动反刍在童年期创伤对心理韧性之间发挥着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且正向预测心理韧性,这说明认知思维方式是心理韧性的近端影响因素,并且在童年创伤对个体心理韧性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积极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虽然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具有负面影响,但是当作为回溯式认知思考过程的反刍思维被激活后,侵入性反刍经由主动反刍逆转了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消极影响^[32-33],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遭遇早期创伤的个体仍然能够积极健康地成长发展。有研究认为,创伤后的侵入性反刍和主动反刍都是正常的、非病理性的认知加工过程^[34]。这可能是由于个体遭受创伤后的认知失衡不仅引发了侵入性反刍,也为个体提供了主动反刍的线索,促进主动反刍的发生,帮助个体终止对创伤事件的消极认知,进而促使个体有意识地寻求创伤事件的积极意义,重新思考和构建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理解^[35-36],从而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提升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在主动反刍思维的作用下,个体童年创伤经历成为心理韧性的催化剂,在生命发展的历程中心理韧性水平得到提升,从而使个体更可能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心理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近端因素是影响发展结果最有力的力量,人与环境的结合对作为“发展引擎”的近端因素的力量表现出相互加强的、倍增的、间接的影响^[37]。成人初显期阶段是充满可能性和选择的“最佳”改变时期,这一时期积极的认知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在成人初显期阶段从早年的不幸中蜕变,包括离开家庭、独立思考、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不断发展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能力。因此,高校教师在引导大学生探索生命经历对其的影响时,应该注重引导大学生承认并接纳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更加珍视自己

的生命经验,聚焦当下可以改变的,通过主动有意识的建设性反思,发现更多选择和改变的可能性,获得重塑自我和发展心理韧性的力量与机会。

(六)反刍思维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即核心自我评价通过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在童年创伤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提升了心理韧性水平。研究结果与反应风格理论相契合,即高主动反刍思维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刺激的积极方面,同时会尝试提高问题解决能力、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处理问题,进而对个体产生诸多正面影响^[38],如提升个体的自尊、自我价值感、控制感和效能感等,而较高的自尊水平和控制感通常反映出个体具有更高的核心自我评价^[39]。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影响个体对自身的积极评价和对周围事件的积极应对反应,并且也增强了个体在认知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取得良好适应结果的能力^[40]。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压力,能够积极看待环境,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会更少关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因而体验到较少的压力和紧张,并尽可能利用环境赋予的优势^[41],同时很少采用回避型的消极应对策略。另外,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倾向于制定更具挑战性的目标,更专注于当下任务能给自身成长带来的积极方面^[42],能够从积极的体验中获益,进而拥有更多动力和优势资源应对挑战^[43]。因此,提升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在“起起伏伏”的生命历程中获得成长发展的心理韧性力量。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心理韧性理论框架,聚焦处于成人初显期大学生的独特心理韧性特征,探索童年创伤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个体有意识的主动反思和健康的自我认知在心理韧性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关键因素在心理韧性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仅降低了童年逆境对个人的负向影响,也减少了“负向连锁反应”,同时增加了“正向链式反应”,提供了转化风险因素和逆境的方式,拓展了对经验的积极认知和资源取向视角,有助于个体更好地专注于应对压力和挑战。本研究从系统整合的视角验证了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在心理韧性发展过程的作用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心理韧性理论,也为特定群体的心理韧性预防和干预实践提供了借鉴。

(一)重视童年创伤对大学生影响的评估与干预,助力其健康发展与成长

研究表明,即使童年不良经历与后期发展之间存在联系,处在成人初显期的大学生也拥有更多掌控自我人生的自由和改变的可能性。因此,高校可通过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增加对大学生早期创伤经历的了解与评估,定期排查有童年创伤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一旦发现大学生出现较为严重的侵入性反刍或消极自我认知倾向,需要及时提供帮助并进行心理治疗与干预,助力大学生在发展关键期的成长,提升大学生应对挫折和挑战的能力。

(二)加强大学生心理韧性教育,培养积极成长思维

加强大学生心理韧性教育,提升自我觉察意识水平和认知灵活程度,培养大学生在自我启发中成长的思维模式,提高大学生主动反思和反馈能力,减少不良影响的影响,拓展大学生对经验的积极认知和资源取向视野,增强大学生自我赋能的能力。

(三)拓展资源取向和心理发展的视角,提升大学生自我掌控能力

基于资源取向和心理发展的视角,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团体活动,提升大学生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认知能力,增强其转化不良经历和逆境的能力。经

由主动改变的历程和自我成长训练,强化大学生的自立、自主和自我负责意识和能力。鼓励大学生在面对压力或重大挫折时,通过体育锻炼、交谈、倾诉、参加社交活动等途径缓解压力,提升有效应对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勇于直面压力和挑战。

(四)建立“家—校—社”协同系统,增强心理育人合力

从多方面增强保护性因素,建立“家—校—社”协同干预系统,为大学生心理韧性提升和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例如,学校与家庭协作,引导父母投入更多时间关注处于成人初显期的大学生子女,或是通过在校内开办团体活动,使大学生有机会建立支持性的朋辈社交网络^[44]。

综上所述,尽管面临童年创伤经历带来的长期而深刻的压力或痛苦,处于成人初显期的大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或转化童年创伤的不良影响。高校应善于利用校园、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潜在资源,从培养主动性人格、积极认知思维模式、保持情绪的稳定性、促进积极体验、提升自我价值感以及自我成长的主导性和能动性等方面帮助青年大学生提升心理韧性水平,增强适应能力,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3).
- [2] 王佳慧 刘爱书:《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载《心理科学》,2014年第4期。
- [3] 约翰·鲍尔比:《安全基地:依恋关系的起源》,余 萍 刘若楠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45-146页。
- [4] Clark, C., Caldwell, T., Power, C., et al.. Does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Adversity on Psychopathology Persist Across the Life-course? A 45-year Prospective Epidemiologic Study,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010, (5).
- [5] 俞国良 李 森:《危机与转机:童年期虐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6] 于肖楠 张建新:《韧性(resilience)——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载《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5期。
- [7] 席居哲 桑 标 左志宏:《心理弹性(Resilience)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心理科学》,2008年第4期。
- [8] Richardson, G. E..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3).
- [9][14] Kumpfer, K. L.. 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 The Resilience Framework,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p.179-224.
- [10][31] 张梦雨 林雪姣 等:《心理韧性在抑郁症患者童年创伤、抑郁中的中介作用》,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年第9期。
- [11][30] 乌日罕 齐玉梅 等:《慢性轻度应激抑郁模型的应用及研究进展》,载《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9年第1期。
- [12] Masten, A. S..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3).
- [13]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
- [15][34][35] Calhoun, L. G., Cann, A., Tedeschi, R. 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Model: Soci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Culturally Competent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from around the Globe, 2010, pp.1-14.
- [16] 周 宵 伍新春 等:《青少年侵入性反刍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主动反刍的中介和希望的调节作用》,载《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4期。
- [17] Zhou, X., Wu, X., Fu, F., et al.. Core Belief Challenge and Rumination as Predictors of PTSD and PTG among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2015, (4).
- [18] Egan, S. J., Hattaway, M., Kane, R.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Rumination in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2014, (2).
- [19][41] Judge, T. A., Locke, E. A., Durham, C. C., et al.. Dispositional Effects on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Core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1).
- [20] Judge, T. A., Erez, A., Bono, J. E., et al.. Are Measures of Self-esteem, Neuroticism, Locus of Control, and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Indicators of a Common Core Constru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
- [21] 向燕辉 袁 蓉 赵佳旭:《儿童期虐待与成年后孤独感的关系:反刍思维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载《心理科学》,2021年第1期。

- [22][40] Rosopa, P. J., Schroeder, A. N.. Core Self – evaluations Interact with Cognitive Ability to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8).
- [23][42] Kammeyer – Mueller, J. D., Judge, T. A., Scott, B. A.. The Role of Core Self – evaluations in the Coping Proc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1).
- [24] Judge, T. A., Hurst, C.. Capitalizing on One ’ s Advantages : Role of Core Self –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5).
- [25] 赵幸福 张亚林 等:《435名儿童的儿童期虐待问卷调查》,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年第4期。
- [26] 杜建政 张 翔 等:《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载《心理研究》,2012年第3期。
- [27] 董超群 巩树梅 等:《简体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在意外创伤者中应用的信效度分析》,载《中华护理杂志》,2013年第9期。
- [28] 于肖楠 张建新:《自我韧性量表与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表的应用比较》,载《心理科学》,2007年第5期。
- [29] 周 浩 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 [32] Truitt M., Biesecker B., Capone G., et al.. The Role of Hope in Adaptation to Uncertainty: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2, (2).
- [33] Subandi, M. A., Achmad, T., Kurniati, H., et al.. Spirituality, Gratitude, Hope and Post – traumatic Growth among the Survivors of the 2010 Eruption of Mount Merapi in Java, Indonesia,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Disaster and Trauma Studies*, 2014, (1).
- [36] 周 宵 伍新春 等:《青少年的乐观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希望与反刍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年第3期。
- [37]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 A..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2007, (1).
- [38] 杰弗里·延森·阿奈特:《长大成人:你所要经历的成人初显期》,段鑫星 刘琪 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 – 284页。
- [39] Godbout, N., Daspe, M. ., Runtz, M.,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ttachment,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related Symptoms: Gender – specif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2019, (1).
- [43] Chang, C. H., Ferris, D. L., Johnson, R. E., et al.. Core Self – evaluations: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1).
- [44] 袁 芮:《社会资本视角下青年人身份资本的形成路径分析——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载《兰州学刊》,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 彦)